

巍山彝族民间故事《丁郎刻木》的文化内涵及其佛教渊源

茶志高(彝族)

内容提要:《丁郎刻木》在滇西一带的彝族群众中广为流传,含有明显宣扬“孝道”的思想内容。从艾伯华划分的民间故事的类型来看,《丁郎刻木》属于“家谱的来历”一类。这类故事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解说丧祭仪礼的来源,并借此追思逝者。《丁郎刻木》在哈尼族、纳西族等民间故事中有同类型的异文,它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,更值得注意的是《丁郎刻木》中杂糅了佛教“目连故事”,部分情节直接来自目连变文。通过佛典文献的梳理,亦可以窥见彝族“刻木接祖”这一仪式的佛教渊源。

关键词: 丁郎刻木 目连救母 孝伦理 因果报应 接祖仪式

“丁郎刻木”亦写作“丁郎刻母”,或把“丁郎”写作“丁兰”,为汉族《二十四孝》故事之一。丁郎故事在云南省的彝族、哈尼族、佤族中广泛流传,有学者把此类型故事划为“弃老型”^①,其异文较多,但同归属于一个母题,学界对此类型故事有所研究,而对这两则民间故事还未进行过专门的探讨。丁郎故事在彝族、哈尼族民间故事上命名不一致,彝族叫《丁郎刻木》,而哈尼族叫《祭母》,是此类故事异文的典型。彝族《丁郎刻木》故事的情节,糅合了佛经故事、祖灵崇拜;从彝族《丁郎刻木》故事出发,结合目连变文,可以透视它的文化内涵并追溯它的故事渊源。

《祭母》与《丁郎刻木》故事情节的异同及文化内涵

《祭母》与《丁郎刻木》分别为哈尼族、彝族民间故事,在故事情节上极为相似,而在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上却又有所不同,《祭母》中的母亲和儿子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,有虚化的倾

^① 在丁乃通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》一书中,“弃老型”故事编号为 AT981,参见丁乃通著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》,郑建成等译,李广成校,北京: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1986年。李道和把“弃老型”故事分为亚型 A“智解难题型”和亚型 B“换位触动型”2类4种,参见李道和《弃老型故事的类别和文化内涵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07年第2期。

向。它们分别收录在《哈尼族民间故事选》^①和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间故事集成》中,这两则故事学者关注较少,而又较为典型。《祭母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在哀牢山的卡多山寨里,一位寡妇含辛茹苦把自己的儿子抚养成人。儿子长大后,上山劳动,母亲每日给他送饭,但儿子无视母亲的辛苦和关爱,时常打骂她。儿子有一天犁完地等母亲送饭时,无意看到草窠里老雀给小雀喂食的情景,受到触动,他深感内疚,并下决心孝敬母亲。当看到母亲送饭过来,儿子忙去迎接,母亲误以为儿子又要打她,转身就跑,她边跑边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此待她,觉得自己养了个黑心肝,母亲悲从中来,跳河自尽。儿子追到河边时,母亲已不见踪影。他拼命打捞,最后只捞到一根木头,儿子认定这根木头就是母亲的遗体,便带回家在门前的土台上供奉祭奠。儿子的行为得到卡多寨人的谅解,并把母亲去世的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,定为祭母的日子。《丁郎刻木》由于尚无公开出版物录入,故全文列出,而《祭母》就不再引出原文。

滇西的巍山、南涧、景东、凤庆、永平、漾濞、弥渡等县的彝族群众,自称是南诏的后裔,他们供奉的祖先牌位相同,是一种用白花木(学名马缨花、映山红、开白花)做成的小木人,叫丁郎刻木。关于丁郎刻木,在滇西彝族群众中流传着一个故事。

古时候,有个彝族妇女,年轻的就死去了丈夫,丢下一个儿子叫丁木林,这妇女决心不再改嫁,孤苦伶仃地带着儿子过日子。她省吃俭用,让儿子吃好穿好,自己却穿麻布衣,吃糠咽菜,过着艰苦的生活。

日月如梭,光阴如流水,慢慢地这寡妇老了,儿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。可是,儿子从小娇生惯养,嫌母亲老不中用,经常打骂母亲。母亲却依然疼爱儿子,儿子去做活后,母亲在家料理家务,给儿子做饭。儿子却不然,母亲给他送迟了,他拿起棍子就打母亲;送早了,也打母亲。天长日久,弄得老母左右为难,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。

有一天,丁木林在山上犁荞地,地边上有两窝雀,一窝在地头的灌木丛里,是一窝还没有出窝的小雀;一窝在地尾的一棵小树上,窝里有一只瞎了眼睛的老雀。丁木林犁地时,犁出些小虫子,一群山雀跟在他的犁头后啄吃小虫。后来他发现有一只大雀和一只小雀叼着虫子,来回喂那窝小雀和瞎眼的老雀,从中受到了教育。他想:人也是这样,小的时候要父母养,老的时候要儿女养,我连鸟雀都不如。他想到自己对母亲不好,非常后悔,于是在心里发誓,从今以后要学雀鸟一样,好好地赡养老母亲。

这时丁木林已经犁到地头,看见老母亲一歪一歪地送饭来了,忙解下犁架,准

^① 刘辉豪、阿罗编《哈尼族民间故事选》,见《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·故事大系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1989年,第164-165页。

备去接老母亲,他忘记放下手中的牛鞭子,就跑上前去迎接老母亲。母亲看见儿子拿着牛鞭子朝自己跑来,以为是送饭迟了,儿子又来打了,忙放下饭箩,掉头就往山林中跑去,儿子在后面追着,她在前面跑着。母亲想到儿子对自己越来越不孝,活着遭罪受,不如死去算了。她钻过一篷棠梨树,看见前边有一棵白花木,于是一头撞在上面撞死了。丁木林跑到时,母亲已经气息奄奄,他把母亲抱在怀中,痛哭流涕地说:“阿妈,我错了,对不起你!今天我是来接你的呀!你快睁开眼睛!”不等他说完,母亲看了他一眼,就断气了。丁木林悔恨自己对母亲的不孝,种下了今日的后果。他把母亲背回去后,用最隆重的礼节安葬了母亲,最后又到山中砍来了母亲撞死在那上面的那棵白花木和一棵棠梨木,用白花木做了一个小木人,刻上眼、耳、鼻、嘴和心脏器官,分别在上面安上一粒银子,然后给小木人穿上一套新衣服,再用棠梨木做成靠板,把小木人绑在上面,最后把小木人供在灵堂上。每天吃饭时,先献小木人,然后才吃饭;天气冷了,给小木人烤火;太阳出了,把小木人背出屋外晒太阳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如此。

有一天,丁木林把小木人背到屋外晒太阳,并在院坝里晒了一场谷子。天公老爷有意试探一下丁木林的良心,如果是假心对待母亲,就要打雷把他劈死。天公老爷施展法术,顿时天昏地暗,狂风暴雨,雷电交加。丁木林看见下雨了,就不顾一切地冲进风雨中,忙把小木人背回家中。在屋中烧起大火,给小木人烘烤衣服取暖。当一切搞完再折出到院子里收谷子时,谷子已全部漂在水中,天公老爷试出了丁木林是真心实意地孝敬母亲,没有打雷劈他。又施展法术,一晃又是天朗气清,火红的太阳挂在天空,把他的一场谷子又晒干了。从这以后,丁木林怕小木人再淋雨,就把小木人绑在灵堂的篱笆上,不再背出背进,每天按时给他烧香献饭,对小木人非常虔诚。传说这个小木人就是后来彝族的祖先。丁木林是一个孝子,从那以后,丁郎刻木就在彝族群众中一代代地传了下来。凡是彝族家死了人,在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之后,都要由阿闭(毕摩)领着大孝子到山中砍回一棵白花木,做一个小木人,供在灵堂里。彝族把这种活动叫做接祖。

为赎回对母亲的罪过,丁木林每天都要出外化缘来奠祭母亲。他挑着一挑经书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跑了一个山寨又一个山寨,不辞辛苦。有一天晚上,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母亲对他说:“木林,我已托生转世,变成一条大白狗,你如果想我,可以看到我。”他拉着母亲的双手,正要问她托生在何处,梦就醒了,他感到非常惋惜。

几天后,丁木林挑着经书来到一户有钱人家化缘。主人家养着一条大白狗,平

时这狗非常恶,主人怕大白狗咬着人,就用铁链子把狗拴在柱子上。恰好这天主人忘记拴狗,丁木林进去时,大白狗不但不咬他,却向他摇头摆尾,用嘴去含他的裤子,表现非常亲热。主人感到非常奇怪,只见丁木林对大白狗说:“如果你是我母亲,就请跳到我的肩膀上来,不是就请走开。”狗听了他的话后,前脚一跳就跳到丁木林的左肩上,主人打它也打不下来。主人看大白狗和丁木林交谊很深,就把大白狗送给丁木林。丁木林腾出一只箩筐来装狗,把经书并放在一个箩筐里。他挑起担子,觉得把经书挑在后面不对,换换肩,又觉得把大白狗挑在后面不对。于是把担子做横挑。从此,丁木林走到哪里就把担子挑到哪里,吃东西时,都要分给大白狗一份。

流传地区:巍山地区;讲述者:刘德荣(彝族);搜集、整理者:薛琳;搜集时间:1984年3月^①

两则故事在情节上极为相似,它们都同属“换位触发型”且较为典型,故事从弃老到敬老,宣扬“孝”主题。此类故事的情节梗概主要是:

- | | | |
|---|--|----------|
| { | 1. 一母亲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; | |
| | 2. 儿子长大虐待母亲,因目睹鸟类待哺(或反哺)而悔过,决心孝敬母亲; | ————→ 弃老 |
| | 3. 儿子飞奔迎接前来送饭的老母,母亲误以为儿子要打自己而自尽(多为撞树身亡); | ↓ |
| | 4. 悲痛的儿子以木头(或刻木人)作为母亲的化身而供奉。————→ 敬老 | |

《祭母》与《丁郎刻木》在故事情节上明显不同的是故事中的母亲的死一个是被水冲走,而另外一个则是撞树而死,《丁郎刻木》故事加入了“雷神的考验”这一部分内容,其余的情节大致相同。如上图所示,此类弃老型故事形成了一个从“弃老”到“敬老”的过程,从故事的文化内涵来看,它们包含了中国“孝”文化的演变轨迹以及社会习俗的发展变革。刘守华曾指出“印度的《弃老国》故事能在中国各族民众中广泛传播,不仅是由于佛教主张的‘孝养父母’和中国儒家、中国道教推行‘孝道’以‘忠孝为本’的道德伦理观相一致,宋代以后即在中国形成了‘三教合一’的文化背景;更重要的,我以为是中国和印度等国,在社会习俗方面,都经历过

^①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民间故事集成》,内部资料,1988年,第468~471页。

从‘弃老’到‘敬老’的变革过程。”^①民间故事新文本的生成,必须结合原有的故事母题并结合本土的习俗、宗教信仰、民间风物以及社会现状等,才能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故事文本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我们可以把敦煌变文《目连冥间救母》、汉族二十四孝故事《丁兰刻母》、哈尼族《祭母》、彝族《丁郎刻木》四个故事的内容进行比较,其核心内容是表现“孝”伦理,最大的不同在于变文中目连(又名罗卜)为解救罪孽深重的母亲而做出各种孝行;二十四孝中的《丁兰刻母》故事,主人公丁兰因为妻子不孝而休妻事母;哈尼族《祭母》、彝族《丁郎刻木》中的主人公则因为自己悔过而决心供养母亲。

民间故事往往与当地的风俗紧密结合,《祭母》与《丁郎刻木》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哈尼族把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定为祭母日,而现今巍山县的彝族群众也把二月八日定为祭祀祖先的日子。“旨在昭示追怀、祭祀已逝父母的故事也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劝孝阵营的重要成员。总体来看,民族地区传布的该类故事大都与本民族的民间习俗相结合,借助解说各种丧葬仪礼的来源传达对已逝尊长的敬仰和哀思,许多故事显露出与特定的民风民情紧密相关的独特风貌。”^②《丁郎刻木》中的后半部分,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彝族对于祖先的缅怀和追思,借此阐明祖先“灵牌”的由来。“接祖”仪式在当今的巍山彝族中还流传下来,是丧葬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艾伯华把这一类型的故事划分为“家谱的来历”^③,这类故事在中国源远流长,从现实的角度出发,这类故事所表达的孝伦理思想,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

《丁郎刻木》与敦煌变文目连故事之渊源

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(包括民间文学)的研究,着实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神奇世界,在这个领域,有陈寅恪、汤用彤、季羨林、陈允吉等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,亦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。前已论及中国民族民间故事受到佛教的影响,有些故事直接来自于对佛经故事的接受、糅合、演绎,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故事文本。敦煌变文中有很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,如《孟姜女》《王昭君》《孔子项托相问书》《目连冥间救母》《田昆仑》《舜子变》等,其中,《目连冥间救母》和《舜子变》是“至孝”故事的典型,刘守华对敦煌变文《舜子变》已有专门研究^④。巍山彝族民间故事《丁郎刻木》与敦煌变文《目连冥间救母》有着很大的关联,《丁郎刻木》在故事中有赎罪、

① 刘守华:《从“弃老”到“敬老”——评一组关于老人的习俗传说兼谈传说和故事的转化》,《比较故事学论考》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167页。

② 刘红:《云南民族民间故事的“孝”伦理思想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10年第2期。

③ [德]艾伯华: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130页。

④ 刘守华:《试论敦煌变文舜子至孝故事的形态演变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91年第4期。

因果报应、托生转世、化缘等内容,就明显保留了佛教影响的印迹,学界对此还未予以关注。

佛教在云南传播的通道,大致有天竺道、吐蕃道和内地通道,早在汉代云南爨文化时期就有大量的佛教造像,彝族的祖先在建立南诏国时,亦借助了佛教的力量。^①佛教在云南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发展,特别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。^②佛教对云南各族民众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自然不能忽视。就民间故事而论,《丁郎刻木》故事的开头写丁木林的母亲辛勤抚养丁木林的情形,读之令人感动,《祭母》亦是如此。《丁郎刻木》中描写母亲的辛苦、温柔和对儿子的关爱,这样的描绘,是否可以在佛教文献中找到一些原型呢?佛教认为人是从父母的“赤白二物”而来的,因此,父母(特别是母亲)受到各种苦难,儿女才能来到世上,父母养育儿女有十种功德。《孟兰盆经讲经文》:“故《父母恩重经》云:‘父母有十种恩,卒难报答。一者怀胎守护恩,二者临产受苦恩,三者生子妄忧恩,四者咽苦吐甘恩,五者回干就湿恩,六者乳哺养育恩,七者洗濯不净恩,八者为造恶业恩,九者远行忆念恩,十者究竟怜悯恩。’”^③佛教通过让世人明白父母的恩情和苦难,深明乳哺之恩不易酬,从而让儿女们心生孝敬之情,这是佛教劝孝的一般方式。《敦煌变文集》卷五《父母恩重经讲经文》云:“我观世界一切众生,虽具人相,不知耶娘有大恩德,不生酬答,不解报恩。命终必堕三途,用劫不逢出离。”^④佛教认为,不能报答亲恩,会受到报应。“伤嗟世上男女,未省修治孝顺心”,这是佛教对世上不孝子弟的批评。佛经通过讲经、唱导等方式,实现它的世俗化、民间化的过程^⑤,民间故事需要通过像佛教经文或者讲经者那样的途径来开示众生,因此,在《丁郎刻木》中换成了由小雀待哺(或反哺)作为开示的渠道无疑是高明的。

巍山彝族民间故事《丁郎刻木》的结尾,母亲托梦告诉丁木林她已经转世化身为一条大白狗,并告诉他如果想她可以看到她。最后丁木林化缘到一大户人家时,见到了化身大白狗的母亲(见前原文倒数一、二段),这段故事直接取材于目连变文中的一部分。《目连缘起》已经初具故事的形态:

于是目连天眼,观见慈母,已离地狱,将身又向王城,化作狗身受苦。目连心中孝顺,行到王城,步步俯近狗边,狗见沙门欢喜。目连知是慈母,不觉雨泪向前。^⑥

① 参见王海涛《云南佛教史》,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01年,第29、66、93页。

② 可参陈垣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相关内容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。

③ 张涌泉、黄征:《敦煌变文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006页。

④ 王重民、向达等编《敦煌变文集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7年,第671页。

⑤ 参见陆永峰《敦煌变文研究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0年,第32、37、443页。

⑥ 王重民、向达等编《敦煌变文集》,第709页。

又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》中的一段经过讲经者的敷衍加工,较《目连缘起》则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具体:

世尊报言:“汝母亦不堕地狱及饿鬼之途。得汝转经功德,造盂兰盆善根,汝母转饿身之鬼,向王舍城中作黑狗身去。汝欲得见阿娘者,心行平等,次第乞食,莫问贫富。行至大富长者家门前,有黑狗出来,捉汝袈裟。衔作人语,即是汝阿娘也。”目连蒙佛教,遂即托钵持盂,寻觅阿娘。不问贫富,行衣匝合,总不见阿娘。行至一长者家门前,见一黑狗身,从宅里出来,便捉目连袈裟。衔着即作人语言,言:“阿娘孝顺子,忽是能向地狱冥路之中救阿娘来,因何不救狗身之苦?”^①

关于《目连变》故事的基本类型的素材结构,陈允吉有非常精辟的考证分析。^②比较《丁郎刻木》与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》这两条文献资料,前者很明显地袭用了后者的故事情节,只不过把世尊与目连的对话变成了母亲托梦给丁木林,由母亲转世的“黑狗”变成了“大白狗”。《丁郎刻木》中丁木林把转世为自己母亲的大白狗挑在箩筐中,终日形影不离,而“目连救母”变文中的目连通过各种功德把化身为黑狗的母亲重新恢复人身。

至此,我们可以看出,在《丁郎刻木》的故事结尾丁木林的母亲转世为狗的情节,取材于佛教目连故事,是没有疑问的。

“盂兰盆会”形式对巍山彝族“丁郎刻木”接祖仪式的影响

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渗透与影响,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的情节上,还在于佛经中的一些斋戒仪式、供奉形式以及各种佛教活动方面,有学者专门对佛经故事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。^③前面已经提及《丁郎刻木》属“家谱的来历”或者说“灵牌的由来”这一类型的故事,那么,究竟这种故事类型中涉及的习俗内容会从什么地方吸收而来?除了原始的祖先崇拜,还可以追溯到佛经的记载。

① 王重民、向达等编《敦煌变文集》,第 743~744 页。

② 陈允吉:《〈目连变〉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——以小名“罗卜”问题为中心》,见《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 年,第 157~182 页。

③ 主要有刘守华诸文《汉译佛经故事的类型追踪》(《西北民族研究》2011 年第 1 期)、《佛典譬喻经与中国民间故事》(《文化遗产》2010 年第 3 期)、《佛经故事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》(《外国文学研究》2005 年第 3 期)、《从〈经律异相〉看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渗透》(《佛学研究》1998 年第 7 期)。

同样在敦煌变文《目连缘起》中,讲到刚出地狱的母亲告诉目连如何解救又化身为狗的她时,目连的母亲说:

我在阿鼻地狱,闻汝广设盂兰。今得离于地狱,不净作可食之。阿鼻受苦已多时,今日欢喜离地狱。汝设盂兰将供养,我作人间食不净。受苦皆是自为,供养十方诸佛。化为母狗之身,不欲当时受苦。不论日夜受凌迟,净心惭愧我娇儿。故知佛力不思议,不能时向在阿鼻。^①

这里涉及到了供养的各种器物和仪式,提到了“设盂兰”,那么,“盂兰”又是什么呢?《盂兰经》里说得很具体:

目连始得道,欲度父母报哺恩,见其亡母生饿鬼中,不见饮食,皮骨相连。目连悲哀,即钵盛饭往餉其母,母得钵饭,食未入口,化成火炭。目连驰还,具陈此事。佛言:“汝母罪根深结,非汝一人力所奈何。当须众僧威神之力,乃得解脱。可以七月十五日,为七世父母厄难中者,具饭五果、汲灌盆器,香油灯烛、床褥卧具,尽世甘美,供养众僧。其日,众圣六通,声闻缘觉,菩萨示现比丘,在大众中,皆同一心,受钵和罗,具清净戒。其有供养此等著者,七世父母、五种亲属,得出三途,应时解脱,衣食自然。”佛劝众僧,皆为施主。家七世父母,行禅定意,然后食供。^②

《佛说盂兰盆经》是目连变文的重要故事源头^③,目连变文通过俗讲被演绎得情节更加完整、生动。而这里的目连为母造盆,后来附会为祭祀时所用的各种贡品,如五果、汲灌盆器、香油灯烛、床褥卧具等东西。七月十五,现今成为祭祀亡灵的重要节日。那么,究竟什么时候“刻木”成为一种习俗?按照《佛祖统记》卷三十七的记载,中国自梁武帝时始设“盂兰盆斋”,但未言及有“刻木”之习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七月十五日,僧尼道俗悉营盆贡诸寺。”作者在文后加了一段注解,就涉及到了“刻木”的习俗:

按《盂兰盆经》云:“有七叶功德,并幡花歌鼓果实送之”,盖由此也。《经》又云:

① 王重民、向达等编《敦煌变文集》,第710页。

② 《目连为母造盆》,见《盂兰经》。参见僧旻、宝唱等撰集《经律异相》卷十四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75页。

③ 童光侠:《〈佛说盂兰盆经〉与〈目连救母变文〉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1990年第1期。

“目连见其亡母生饿鬼中,即以钵盛饭,往餉其母。食未入口,化成火炭,遂不得食。目连大叫,驰还白佛,佛言:‘汝母罪中,非汝一人所奈何,当须十方众威神之功。至七月十五日,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,具味无果,以著盆中,供养十方大德。’佛教众生,皆为施主。祝愿七代父母,行禅定意,然后受食。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。目连白佛:‘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,亦应奉盂兰盆供养。’佛言:‘大善!’”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,乃至刻木割竹,饴蜡剪彩,模花叶之形,极工妙之巧。^①

由此可见,“刻木”不过是在盂兰盆会中根据目连故事而衍生成的一些仪式活动,逐渐成为一种习俗,但与原来的佛教意蕴相去甚远。在北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、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、元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、清褚人获《坚瓠续集》等文献资料中,都有相关的记载,只不过他们都认为与起初的活动形式有了很大程度的区别。

回到巍山彝族民间故事《丁郎刻木》的“刻木接祖”习俗,今巍山马鞍山乡的彝族信奉“丁郎刻木”,他们的接祖(丁郎刻木)仪式是随着丧葬仪式进行的。老人去世了,送葬的第二天,阿闭(毕摩)就带着大孝子,到山中选好一颗白花木,孝子跪在树前,阿闭诵经以后,砍下整棵白花木树,取其中的五寸长的一段,让孝子抱回家中(死男性,左手抱左胸;死女性,右手抱右胸)。之后把白花木做成人形,穿上衣服,并供奉在祖先牌位上,整个过程庄重而虔诚。“刻木接祖”的仪式可以看到“盂兰盆会”活动形式的影响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演化与整合。

敦煌变文《目连冥间救母》故事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被各族民众传讲,长盛不衰,可以看出它成功地实现了世俗化,巍山彝族民间故事《丁郎刻木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对普通民众而言,这样的故事真正能展现他们的各种生活体验、伦理观念,充分表达他们的民间信仰以及民族审美趣味。同样,对故事的敷衍者而言,这也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。

(茶志高,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)

【责任编辑:毛巧晖】

^① 宗懔撰《荆楚岁时记》,宋金龙校注,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57页。